

南

漢

紀

殤帝紀

南漢紀三

殤帝名玠高祖第三子

九國志錄天福七年

夏漢主龔胤子

按歐史云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是玠爲

第三子薛史云長子誤也

初名洪度

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

封賓王又封秦

王薛史劉玠傳

四月卽皇帝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

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通鑑春秋作

三月事蓋

誤以高祖爲三月殤也

遣使蕭規如南唐告哀

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

六月唐主廢朝三日

五月丙申葬天皇帝於康陵

盧應康陵碑考異

通鑑作

六月遣法物使公孫惠如南唐告卽位

陸游南唐

書申十國春秋作孫惠誤也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

胡三省注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爲漢土郡國志循州有羅浮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

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

接增城界

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

吏張遇賢事之甚謹

考異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衫

鎮有神降云云蘭修按當云循州博羅縣小吏秦循聲近又脫博字也陸游南唐書透編傳云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亦脫博字又按輿地紀勝乾亨初移循州於雷鄉縣時博羅已屬禎州二書蓋沿舊稱

也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於神神大

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

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畧

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洪昌爲都統循王

洪杲爲副以討之

通鑑杲字日宣

附錄九國志劉洪杲傳洪

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鬪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

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龔以兵書教之
遂畧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
王擁眾攻下郡邑洪杲請統眾討賊玠以其尚幼不
許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也因令越王爲都統洪
杲副之考異蘭修按南儀謝氏當從
吳越備史作尚儀謝氏傳寫之誤

次錢帛館軍士

方食賊眾奄至洪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馬徑入

賊中殺賊數十人賊爲少却俄而越王領眾繼至與

賊大戰自辰及午賊眾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

軍士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指揮使陳

道庠考異此六字禪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二王

以出九國志劉洪杲傳附錄九國志陳道庠傳道

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
庠幼俊爽起家爲虎賁郎翹果有父風大有未給事
晉王府龔疾亟命以道庠爲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
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

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
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眾
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考異蘭修按九國志洪杲以
戰功授桂州觀察使諸史未見今不取又按通鑑道
庠端州人當是其父仕南漢後遂居端州也

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

刺史劉傳

通鑑

使滕紹英如南唐賀仁壽節

陸游

南唐書

原書至於十二月

二年

晉出帝稱天福八年南唐保大元年閏天德元年

三月丙戌漢主遇弒

九國志

考異馬令南唐書作四月据聞赴之日也

漢主性庸昧卽位之後大

恣荒淫

薛史劉玠傳

高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

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縵與娼女夜行

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

東

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內常侍吳

懷恩屢言於漢主曰禁中簫韶府內樂百餘人皆善

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

闕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漢主不聽九國志吳懷

通鑑左右忤意翻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與懷恩屢諫不聽

錄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部內燕則用之云云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部誤也

常猜忌諸弟每宴

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采然後入胡三省注

索之恐其拔懷兵刃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

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

力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考異歐

延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胡三省注晉府洪熙所居

洪昌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等習爲角觝

辭史云晟與其弟越王洪昌等同謀弑玠蕭修按通

儻云洪昌屢諫不聽又云洪杲請斬思潮等則漢主謀逆之舉洪杲洪昌必不與聞矣今從通鑑漢主

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

宴漢主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

胡三省注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盡殺其左右通鑑考異九國立

二年年二十四諡曰殤歐史南漢世家

漢主十三歲薨
中道一宮主本

殤帝紀

南漢紀三

受業楊懋建校

中宗紀

南漢紀四

中宗名晟

九國志晟本二名

考異

十國春秋注云五國故事

名宏晟矣

蘭修按五國故事蓋謂晟本名宏熙以上

一字犯宣祖諱

故去之而不書其於劉龔諸子十餘

人皆不書無去上一字而稱單名者可證也

若謂宏熙嗣位之後改名宏晟必不然矣

熙封晉王

考異辭史云初封勤王又封晉王與諸書

既弒殤帝

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何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

王洪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洪熙卽皇帝位更名晟

改元應乾以洪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

帥知政事

考異歐史云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無太尉兼中書令循王洪杲

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

甚厚

考異歐史劉思潮等封功臣九國志晟立以道庠爲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

漢主既立國中議論詢循王洪杲請斬思潮等以

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洪杲謀反漢主令

思潮等伺之洪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

入斬洪杲

考異蕭修按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與觀

而入斬其首

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令禪領衛兵排闥

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

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今不

從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眾尤

忌之建武節度使

考異本作雄武胡三省云當作齊

王洪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七月指揮使

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於神神曰取虔州

則大事可成遇賢率眾踰嶺趣虔州

附錄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

賢藝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眾連陷諸州縣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雲洞造官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縞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眾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十月命韶王洪雅致仕十

一月丁亥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通鑑羣臣上尊號曰

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鍾允章雲華御室記考

異歐史作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蘭修按以雲門山碑後主尊號證之似雲華御室記爲可據也

乾和二年晉出帝開運元年三月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洪

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官使盜殺之考異歐史作是夏事

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六月乙巳幽齊王洪弼

於私第十月丙午毒殺鎮王洪澤於邕州通鑑鎮王居

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漢主怒故使人醜殺

之歐史南漢世家附錄赤雅南漢時邕州有六鳳

錦其鳴節節足足考異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博白有

遠村號絲含皆高山大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七尺

皆癡不識人也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

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鶩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穴

木而巢焉天氣清明則出出必雙雙而飛所過則羣

鳥舉爲之歛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

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爲信蘭修按赤雅

亦載此事並不涉南漢十國春秋載於乾和十三年無謂也附正於此

三年晉出帝開八月殺韶王洪雅九月殺劉思潮林

少強林少良何昌廷譚令禋考異歐史云殺劉思潮

令禋殆誤脫也今據補以右僕射王翺考異蘭修按通鑑天福

左僕射歐史則俱稱右僕射今據改嘗與高祖謀立洪昌出爲英州刺

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通鑑是歲於程鄉縣置

敬州太平寰宇記翼祖諱也十國春秋在乾和四年宋

四年晉出帝開運二年劉思潮等旣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

進鄧仲遺之漢紀胡三省注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

春秋以瑤爲鄧仲父誤也道庠問其故仲曰慙獠此書有誅韓信

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通鑑

史作三年事九國志云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

而展覺之乃收道庠仲下獄翼日同斬於市悉夷其

族五國故事云晟旣懼道庠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

一部庠受賜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

信醢彭越之謂也庠因稱疾晟聞之反是歲析韶州

始興浚昌二縣置雄州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同

考異十國春秋在乾亨四年

誤也

五年

晉出帝開運四年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

二月辛未劉知遠卽皇帝

位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戊辰改國號曰漢九月漢

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定王

洪益辨王洪濟同王洪簡益王洪建恩王洪暉宜王

洪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

通鑑胡三省注劉晟殘同氣而瀆天倫桀

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

六年

漢高祖乾祐元年

八月遣知制誥鍾允章

考異歐史作工部郎中知

誥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漢王怒問允章馬公復

能經畧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

害我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

乃吾進取之秋也十二月辛巳以內常侍吳懷恩爲

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

通鑑

與巨象指揮使吳

珣

歐史南漢世家云與指揮使吳珣

也

今據補粵西文載十國春秋並作吳恂領兵侵楚與歐史合通鑑失載

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

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懷恩已

拔賀州鑿大窰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

塹中穿穴通窰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遣人自穴中

發機楚兵悉陷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

遁歸希廣斬之漢兵復取昭州

通鑑胡三省注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

等州 考異 蘭修按通鑑於後二年始取蒙桂連宜嚴梧

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國志云吳懷恩與吳

珣侵楚半歲間取梧桂六州之地皆與通鑑異

七年

漢隱帝乾祐二年

十二月漢主如英州

通鑑胡三省注南漢以唐廣州

滇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

受神丹於野人隨御雲

華石室以藏焉

十國春秋

附錄廣語英德縣南約

落南漢命爲雲華御室有記鍾允章碧落洞天雲華

御室記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二祀龍集己酉季冬莫

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節當

冬狩九卿扈駕百司隨鑿巡英州舍於閭石翼日排

僊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

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鑲金之劍御

飛靈凌崖之興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

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

堯味道探元奉真元之化端拱垂衣返淳朴之風百

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

山

爲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

天

是拂石牀而設御停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

宗

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

炤躡雲而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秘丹於靈府并云
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其還丹呈獻昨畧
算之起重光單闕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將四百九
十祀果令金德主來幸驗真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
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野人曰咫尺
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
篆題九蛻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影
射人僊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
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元徵感茲
靈異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爲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
上然所奏遂屏去左右迺召從臣吳懷恩捧丹隨御
於石室深邃處鑿石秘之眾莫知矣擇日巫命道眾
設壇場陳齋醮以申告謝靈貺由是龍顏開豁圓蓋
舒情緩舞瑤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
縱橫奏九成之簫韶烟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
喧闐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眾僊萃至競祝於堯齡
徽臣榮列紫垣獲隨鑾輅紀僊靈秘奧之事媿乏好
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
八年漢隱帝乾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

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勲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

遇等用事

通鑑胡三省注史言南漢終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僻處

海隅而中國未有真主耳

十一月漢郭威弒其主承祐

綱目續編

九年

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稱乾祐四年

正月郭威稱皇帝綱目國號曰

周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漢主以西北面招討

使吳懷恩

考異本作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云云蘭修按通鑑乾祐元年十二月

月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九國志乾和六年除官正合則此年當書

以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將兵矣今據改十國春秋於六年但稱內常侍九年爲西北面招討使亦誤

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

將兵屯龍峒以備之

胡三省注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考異蘭修按

希廣於上年十二月爲希萼所殺此云希廣遣彭彥暉備南漢者追敘之辭也又按寰宇記南溪山在臨

桂縣南五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白龍洞
在兩溪平地半山胡注溪南二字倒誤希萼自衡

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

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

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
胡三省注蒙桂相去四百餘里

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畱屯桂州吳

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

爲但相與飲酒對泣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

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

弟尋戈自相魚肉
胡三省注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一舅謂希萼漢主龔娶楚王殷女故

等爲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
胡三省注言今聞唐舉國臣唐也

兵已舉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

以婚姻觀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元珪以爲不可十一月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眾夜斬關奔全州胡三省注九城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三里桂州遂拔懷恩因以兵畧定宜

連梧嚴富柳龔象等州始盡有嶺南之地

通鑑異本作宜考

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蘭修按通鑑於前三年已取昭州此處重出今刪

加懷恩濮陽

縣公九國志吳

十二月遣內侍丞潘崇徹

胡三省注

有監有少監未嘗有丞此南漢創置也

附錄九國

志潘崇徹傳崇徹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鈴畧考異蘭修按宋史潘崇徹傳亦云南海人十國春秋云咸寧人蓋以南海分置咸寧臆度之也

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南唐邊鎬發兵救之

通鑑遇於

義章

考異本作宜章蘭修按李攸宋朝事實太平興國元年始改義章縣爲宜章避宋太宗原諱也

正今改

崇徽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之南唐

兵大敗遂克郴州

九國志潘崇徽傳

邊鎬除全道二州刺史

以備漢丙辰南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

揮使張巒知全州

通鑑胡三省注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十年

周太祖廣順二年

南唐主旣克湖南以知全州張巒兼

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四月遣統軍使

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

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

出兵夾擊之南唐兵大敗訓死收散卒數百奔歸全

州

附錄五國故事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爲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臂以歸之江

南由是絕南顧之意矣考異馬令南唐書云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繼爭之不克誤合上年爲一事

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

考異蘭修按時王逵已陷長沙

自稱武平節度副使薛史作王道逵歐史作進逵

潘崇徹救之遇於蠓石

胡

省注蠓石在柳州義章縣

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

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通鑑首萬餘級

考異歐史云斬

僅以身免

十一年

周太祖廣順三年

正月遣兵侵全道永州朗州劉言

以何敬真爲南面行營招討使朱全瑋爲先鋒使將

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之

附錄通鑑敬真全瑋二人至長沙王逵出

郊迎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逵

乘敬真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真不亟捍禦因收

繫獄全瑋逃去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

瑋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考異蘭修按敬真與逵不

協與全瑋謀作亂故遠以計殺之通鑑九月漢主立

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

禎王崇興爲梅王考異蘭修按歐史以禎王爲詳王避宋仁宗諱也 癸亥大

赦通鑑

十二年

周世宗顯德元年

春漢主親耕籍田

歐史南漢世家

初靜海

節度使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至是始

請命於漢漢主以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通鑑

考異蘭修按通鑑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

昌文立凡三世東都事畧云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

弟昌濬立亦二世歐史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

濬立下文無昌濬事惟於大寶八年書交州吳昌文

卒則昌濬昌文當是一人安南志畧云權卒子昌岌

立昌岌卒弟昌濬立昌濬卒弟昌文立凡四世恐誤

也越史記權於晉開運元年卒長子昌岌第二子昌

文次子南興乾興尚幼其敘楊氏篡立事近於神宮

小說然足證別無昌濬也通考宋史亦無昌濬遣給事中李璣以旌節招之

璣至白州昌文使人止璣曰考異本昌濬據通鑑改海賊爲亂

道路不通璣不果行歐史南漢世家四月以高王洪邈爲建

武節度使考異本作雄武今改正鎮邕州洪邈以齊鎮二王相

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

酒禱鬼神或上書誣洪邈謀作亂戊午遣甘泉宮使

林延遇賜酖殺之通鑑

十三年周世宗顯德二年六月戊午殺禎州節度使通王洪

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通鑑考異蘭修按洪政爲節度年月無考十國春

秋洪政傳云乾和十三年爲禎州節度使殆臆說也

十四年周世宗顯德二年三月乙未甘泉宮使林延遇卒初

閩惠宗娶烈宗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廩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官禁可如是乎高祖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鈞校諸司事及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考異通鑑載在後唐清泰二年十月卽高祖大有八年今併人

延遇陰險多計

數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及卒國人

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漢主卽日擢

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

通鑑胡三省注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

是歲周遣使來聘

十國春秋附錄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

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度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銀主面縛

偽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

嘆有縉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十五年周世宗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漢主聞南唐屢敗憂形於

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

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胡三省注

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十二

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通鑑

十六年周世宗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三月改元交泰六月望夜宴於甘

泉官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漢主自覽占書

既而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

飲薛史劉晟傳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壙

親臨視之歐史南漢世家八月辛巳漢

春秋作是春事未知何據

主殂

通鑑九國志同

考異吳越

年三十九

歐史南

九國志同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辭史劉晟傳歐史南漢世家册中宗率性荒暴

傳

既弑兄不順懼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

歐史南漢

世家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

過咸被其苦

辭史劉晟傳

陰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

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

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

歐史南漢

世家殿側置宮人望明牕以候曉謂之候牕監

清異錄

每

宴會則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皆結彩亭列坐殿之

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進兩旁翼以戈戟漢主親

持弓矢下殿逡巡獸出移庭而上引弓射之兩旁戈
戟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類此五國故事嘗夜飲大醉以
瓜置伶人尙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
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旣殺之嘆息而已
歐史南漢世家

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中書省一宮
中書省一宮

中宗紀

南漢紀四

受業楊懋建校

後主紀

南漢紀五

後主名鋹

九國志

初名繼興封衛王

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史南漢世家九國

同志中宗長子也

辭史劉鋹傳九國志同

八月辛巳卽帝位更名

鋹改元大寶

通鑑時年十七

辭史劉鋹傳五國故事同考異通鑑宋會要長編

宋史並作年十六蘭修按後主卒於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年三十九推至大寶元年戊午十七是也

事皆決於宦官王清宮使龔澄樞

胡三省注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

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

及女侍中盧瓊仙

等考異宋史作才人盧瓊仙

臺省官備位而已十一月辛亥葬文

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

通鑑孝皇帝考異本作文武光

大寶二年周世宗顯德六年

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

擢爲尙書右丞

考異歐史廣州人

參政事甚委任之

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十一月漢主將祀園正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耶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尙書辭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耶復白漢主曰允章與

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

附錄廣州人物傳鍾

文辭劉夔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

舍人允見知於晟晟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

暨誥勅多命爲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於

諸國晟遊羅浮山應制爲詩文多稱旨每日允章倚

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黯慘道

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爲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

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

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

凶於厥家雖然脂韋浮沈萬世猶有腥焉當銀時蓋

有自官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梁廷佐

廣州貞烈傳鍾允章妻牢氏有賢行允章號賢臣而

性吝嗇歲獲賜甚厚未嘗分遺故人牢語曰妾昔事

君子家無釜鬻只用一銚猶且款接賓友今實貨盈

室而義路榛塞烏用此富貴爲也乃出銚示允章允

章大慙自是稍稍分散矣考異通鑑允章宣化人廣

州鄉賢傳其先邕州人徙家番禺蘭修按唐書地理

志宣化屬邕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園正大赦羣臣上

尊號曰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

陳守中雲

門山巨聖宏明大師碑考異蘭修按雲門山碑立於大寶七年所稱尊號上於何年諸書無考以中宗乾和元年南郊大赦羣臣上尊號例之大寶之初惟是年郊祀大赦上尊號當在此時今著之未幾

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

取決焉

通鑑

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

宦者親近可任

歐史南漢世家

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

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官

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官者

通鑑

初高祖雖寵任中官

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中宗時千

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是漸至七千餘

考異

通鑑云宦官近二萬人

有爲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諸使

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

外人宋史南漢世家附錄輿地紀勝蒙延永長沙

廣東通志簡文會南海人善詩律爲人耿直劉夔開

進士科擢第一及第累官尚書右丞逮事宗劉夔

屢諫其暴酷屢怒謫夔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又

胡賓王字時賢曲江人少力學以博洽知名南漢時

進士甲科嘗讀書中宿峽經史皆有發揮累官中書

舍人知制誥劉鋹淫虐辭官歸乃著南漢國史自劉

謙至鋹爲五主傳楊洞潛至陸光圖等三十三人爲

純臣傳有具臣亂臣宦官女謁之目凡十二卷鋹亡

上其書於宋號劉氏興亡錄以明經授著作郎會詔

有官者得與科試遂登咸平庚子進士第累遷翰林

學士後致仕卒於家曾福昇曾井記曾芳漢廣州刺

史之後五代時尹程鄉縣以清簡仁愛聞邑境民有

瘠瘠者公給以藥愈由是遠近踵門者日以千百公

乃以大劑藥納於井令瘠者飲之是後邑民祠公飲

水愈疾如初宋南寇儂智高叛上命樞密使狄武襄

公率大兵五萬由廣東蹈海軍至境感疾癘武襄公

禱之井水溢出以給軍旅獲濟狄公旋師奏凱首以

忠孝祠爲言仁皇降制諡忠孝公且賜飛白書曾氏

月羅浮山志

黃

已

二

漢

大有

末

官

刻

於

元

延

祐

四年

七

淫

刑峻法棄官入水簾洞左結茅居之時服黃衣繫皂

條腰懸玉璽遇病者投以藥輒效宋高宗時猶存紹

興中封真達先生粵西文載周邦字容若平南人南

漢舉進士歷官御史大夫以直節著風采凜然又劉

博古南漢乾和中潯州刺史有惠政民多愛之嘗植

橋於陸公井街潯人稱曰橋井蓋誌其遺澤如此蘭

修按自古婦寺之盛未有如劉氏者陰陽外易冠履

倒置如蒙簡諸臣皆所謂門外人也噫五十五年亡

己晚矣考異輿地紀勝云陸績井在貴州城內東偏

有橋一林乃乾和中刺史劉博古所種蘭修按三國

陸績曾爲鬱林太守故貴州城有懷橋坊博古種橋

亦此意也當從紀勝作貴州刺史文載與十國春秋

並誤作澄樞等既專政漢主乃與官婢波斯女等淫

戲後宮不復出省事

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附錄清異錄劉銀昏縱得波斯女

年破瓜黑脂而慧豔善淫銀嬖之賜號媚豬

自稱蕭閒大夫清異錄宦者陳

延壽

考異宋史

引女巫樊胡子

考異宋史

自言玉皇

降胡子身漢主於內殿設帷幄陳寶貝

考異宋史云羅列珍玩設

坐玉皇

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

考異長編云衣紫裾宋史云紫衣紫霞裾

坐帳中宣禍福呼漢主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

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漢主言澄樞

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

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南

漢世家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宮掖

又踵祖父之奢縱立萬政殿

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

五國故事

鑄鐵柱十二爲乾和殿

附錄南海百詠銀鑄鐵柱今府之治事廳尙植其四柯公

述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亭濠水中餘不知所在郭棐嶺海名勝記今藩司署鐵柱是也一沒於城東

濠一沒於直司泥淖中蘭建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以

應二十八宿

南海百詠寺名爲詩東七寺曰慈度天王覺華普

附錄蘭修按南海百詠以

慈化樂興聖覺性西七寺曰寶光千秋古勝延祥地藏其林昭瑞集福南七寺曰寶光千秋古勝延祥地藏其

二寺失北七寺曰國清尊勝證果報恩地藏報國悟
 性考異蘭修按南海百詠不著年月嘉靖通志云慈
 度寺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建又王文鳳慈度寺記海
 珠慈度寺舊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始創合定林等二
 十八寺列於郡之四方以應列宿則皆建於張時矣
 輿地紀勝又云淨慧寺劉氏長壽寺也劉之宗女為
 尼居之按卽今將軍署西起天華宮於羅浮山鄒師
 六榕寺在二十八寺之外
 浮山指掌圖附錄蘇軾東坡集天華宮在羅浮山
 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書舍
 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
 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為宮訪之
 則金沙洞也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為黃龍洞又
 崑崙清界南漢立殿遺址尚存又銅玉皇像併二侍
 從在冲虛觀南漢所鑄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天華
 宮故址左為合陽門右為起雲門刻石猶存萬曆戊
 子歐大任猶及見之又長安塘上有橋曰奉宸南漢
 主由此往天華宮故名考異蘭修按羅浮山志方輿
 紀要並云周顯德六年建天華宮卽大寶二年也今
 從之十國春秋載於大寶元年歐必元羅浮行記云
 晟作天華無名之費日有千萬五國
 官並誤

三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

正月宋太祖受周禪奉周帝爲鄭王

稽古錄

宦者陳延壽言於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

帝盡殺羣弟故也漢主以爲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

王璇興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原注曰據司馬光朔記

以四月誕日爲乾德

節

光孝寺東鐵塔記

於荔支熟時設紅雲宴

清異錄

附錄

圍東接絳絳之水可以通舟其橋曰流花銀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李蟾姬等爲紅雲宴於此

內府局令邵廷珪爲內常侍時漢主春秋已長而未

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惴廷珪每從容言曰宗社

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漢主建禹餘宮在城東南

六十里山水奇絕漢主避暑多往焉廷珪雅所愛尙

因請解兵職願爲宮使漢主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

瑁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
可以禦大敵乃爲式親督工匠造之九國志鄒廷珩傳附錄九國

志廷珩循州人幼爲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
閣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玠襲位
爲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
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珩必先見之爲具資糧而後引
薦多被任用考異長編云廷珩循州人與九國志合
廣州人物傳云東莞人殆因廷珩造東莞鎮象塔而
誤屬也輿地紀勝云一作奚廷珩

四年

宋太祖建隆二年

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

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

諷羣臣入賀

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按通考所載妖異與諸書同

考異蘭修

云野蕈生於官殿御井石自行
百餘步孤鳴鬼哭妖怪日作

五年

宋太祖建隆三年

十二月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爲貴妃

次爲美人皆有寵拜托爲內太師

考異錢大昕二十

州乳源縣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大寶七年建其
文云列聖宮使甘泉宮使翫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
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

不見有內太師之名

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許彥

真旣殺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己上頗侵其
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者

考異十
國春秋

作麗

澄樞發其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

西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

長編

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

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

十國紀年引漢史
附錄清異錄南漢地

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
不設席而分饋阿堵號潤家錢

六年

宋太祖乾
德元年

八月宋以泰州團練使潘美爲潭州

防禦使漢兵數侵桂陽及江華爲美所敗長編異蘭修按

宋史潘美傳無月日長編併載於授官時也十月甲

午贈韶州雲門山證真寺僧文偃爲大慈雲匡聖宏

明大師以寺爲大覺禪寺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

十月十六日制日定水澄源火蓮豔發夙悟無生之

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秘西乾之印一真不

動惟發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師

早契宗乘洞超真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全軀

隻履遺蹤數萬年應迴葱嶺朕顯膺厯數續嗣不圖

泊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

獨登果位在冲人而良所嘉歎宜行封賞之文用示

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真禪寺宜

升爲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乳奠坤儀太常行禮於天

堦綸誥宣恩於雲陛固可冥垂慈貺密運神通資聖

壽於延長保皇基於廣大蘭修按碑載大寶六年八

月特進李托奏請開塔尋令奉迎入內供養月餘十

邦迴山門文具金石志署作燒煑剝剔刀山劍樹之

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

東都事畧劉餗傳宋史南漢世家同制大量重

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爲一石八斗

長編陳均九每石朝編年同

白配百六十錢

長編開寶四年一見開寶六年今類

載於此

民入城者輸一錢

考異宋史世家云邕錢瓊州斗

米稅五錢

東都事畧劉餗傳

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

人號媚川都

考異南海百詠隆平集並云二千人輿地紀勝九朝編年云三千人澠水燕譚

云八千人藹修按海門鎮在廉州合浦縣宋於此置

太平軍者輿地紀勝云媚川都在合浦縣今尙有媚川館是矣而廣州下重出媚川都云屬東莞南海凡

百詠亦云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

采珠以石縫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

者甚眾

長編

久之珠璣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

率以珠爲飾窮極華麗

澠水燕譚錄

陳延壽作諸淫巧日

費數萬金

考異

本陳延受今改從通鑑

劉錡宮中有魚英托鏤椰子立壺四

附錄清

雙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爲罕有

魚英蓋魚腦骨增治之可以成器

宮城左右離宮數

十附錄輿地紀勝劉王花塢乃劉氏華林園又名西

御苑在郡西六里名半塘有桃梅菱蓮之屬南海

百詠劉氏芳華苑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里可

通小舟嘉靖廣東通志

芳春園在城北飛橋跨沼林

木擁之如畫顯德園在荔枝灣舊廣四里袤五十

里今盡爲民居廣語城西荔枝灣南漢昌華苑顯德

園在焉其在半塘者爲花鴨華林園踰龍津橋而西

烟水二十餘里多種菱荷總名西園城南有望春園

北有芳春園東接甘泉苑大抵振時三城之地半爲

離宮苑囿民之得以爲棲止者無多地也南海百詠

花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南

征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

處謝維新合璧事類引龜山志素馨花本名那悉若

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廣

語花田南漢內人斜也劉錡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

鑲多植素馨以繡之名素馨斜考異蘭修按素馨花

陸賈南越行紀嵇含南方草木狀稱那悉若花南漢

宮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婦

之謂家上自生者傳會也明一統志劉王女墓在陽
江縣東女名素馨葬此冢上生那悉若花四名素馨
云云語本龜山志談以漢主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
劉王侍女爲劉王女矣

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

宋史南漢世家附錄

園園勝第一廣上常與幸嫺李增妃微行至此憩酌
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曲蘇氏於廣主
幸宴之所是歲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長其參謀吳
起嗣子亭

處珩

考異長編同歐史作呂處珩九

峯州刺史矯知

護

考異歐史作喬知祐長編作喬知祐越史記作矯

史知祐當是知祐轉寫爲祐更爲佑矣

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

等爭立管內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盜攻交

州

通考宋史交趾傳同附錄越史記國內大亂所

在競起吳昌域據平橋矯公罕據峯州阮寬據阮
家灣吳日慶據唐林杜景碩據杜洞江李圭據超類
阮守捷據仙遊呂唐據細江阮超據西扶烈矯順據

回湖范白虎據藤州陳覽據布海號十二使君

七年

宋太祖乾德二年

三月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

采擇少頃敕還宮鎖苑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

宦者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麻以驗姓名

法制甚嚴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清異錄考異蘭修

按清異錄以樓羅麻三字標題蓋記名籍也

於城西關池百餘步列石甚

富爲明月峽玉液池其南北曰含珠亭紫雲閣每歲

端午令宮人競渡於此

南海百詠

九月戊子

考異宋史太祖紀作九月

壬寅當是奏到之日也

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

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

陷郴州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贊戰死

附錄嘉靖廣東

通志陸光圖四會人祖東昇爲劉隱裨將守端州及
龔建國累遷兵部侍郎父昂桂州刺史領靜江軍節
度使光圖生長華胄讀書知大義仕至閣門副使劉
錡時文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圖堅求外郡遂出
爲郴州刺史錡昏愚以郴爲極邊惡地故徒任之光
圖至郴州植窮民招輯兵士郴境賴以寧謐民呼陸
父大寶十三年宋師來伐光圖遣兵柵騎田嶺會雨
漲黃溪水溢宋將潘美順流破其柵遂取郴州光圖
與大將暨彥贄力戰敗績被執抗罵不屈俱死之原
注光圖有故吏龐姓者常奏事見錡錡識之及錡降
宋過騎田嶺龐來迎錡驚曰爾亦在此耶對曰大王
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錡初以郴爲
陸邊意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圖居之爾宋謝翱作
邸吏見故主曲考異蕭修按此與長編後主行至公
安邸吏龐師進迎謁事相類或一事而傳聞異辭也
禹餘宮使邵廷瑁累言於漢主曰漢乘唐亂居此五
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
兵不識旂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

必治今聞眞主已出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琛寶遣使通好漢主懜

然莫以爲慮惡廷瑁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瑁

言乃以廷瑁爲招討使領舟師屯泚口長編原注九國志廷瑁傳

言王師乘勝克連州劉鋹懼始用廷瑁按他書皆不然今不取考異九國志大寶七年加廷瑁開府儀

同三司東南而招討使蘭修按東莞鎮象塔記刻於大寶五年十一月時廷瑁結銜已稱東面招討使矣

八年宋太祖乾德三年初邵廷瑁屯於泚口以待宋師會宋

師退舍廷瑁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

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圖不軌漢主信之六月遣

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

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泚口祀之附錄清異錄南

漢貴璫趙純節

性雅喜芭蕉凡軒窗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爲蕉
十國春秋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與龔澄樞陳廷壽
同事而絕不侵攬朝政蘭修按南漢寺人忠於事者
惟廷瑁耳以誣殺之宜其亡矣若純節者猶無貶焉
之故附 八月甲子宦者莫少璘等七人降宋是歲驩州

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帥兵三萬人擊破吳處珩等

遂自立爲萬勝王考異九朝編年安南志畧作萬勝王東都事畧通考宋史並作大勝

王越史記初號萬勝王開以璉爲靜海節度使遣使

寶元元年稱大勝明皇帝以璉爲靜海節度使遣使

來告漢主因而授之長編原注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子璉爲靜海節

度使告南漢乃乾德三年事今併書之考異長編併書於乾德元年今移入九朝編年云開寶六年五

月授交州丁璉靜海節度初丁部領與其子璉破吳

處珩自領交州爲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使部

領立三年璉襲父位至是七年矣聞上平定嶺南懼

而表求內附詔以璉爲靜海軍節度使蘭修按由

開寶六年上推七年璉襲位爲乾德五年又上推三

年部領自稱萬勝王爲乾德三年與十國紀年正合

十國春秋大寶三年部領爲大勝王誤也又按東都

事畧部領卒於太平興國初十國春秋大寶八年三

月部領死詔以子建爲交州節度使亦誤

九年宋太祖乾德四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歐史南漢世家文獻

通考蓋以南海析置常康以臆度之尊南海神爲昭

明帝廟爲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考異蘭修按事載長編開寶四年云

太祖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一西北面招討使吳懷

品服今從十國春秋移入於此

恩爲部下所殺先是漢主命懷恩治戰艦於桂州懷

恩督役嚴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畧者輒行捶撻

執役者皆怨之於是作龍舟成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造龍舟十以備銀

親征懷恩躬自臨視以綿幕其手徧捫鉤楯匠區彥希

在側因運斤斫其首墮船中左右驚散後數日乃擒

彥希斬於市懷恩爲將數有功及被害國人愈恐漢

主命潘崇微代其任長編源注懷恩崇微皆宦者也

寶二年大寶二年顯德六年也據懷恩傳稱王師取

郴連後懷恩乃死又潘崇微傳云崇微代懷恩歲餘

罷兵柄而世家載崇微之罷在大寶十一年春則懷

恩被殺當附此年未也王師取郴州後六年乃取連

州今并言郴連蓋誤耳潘崇微不知以何官代懷恩

當考司馬光朔記載此事於建隆元年四月且云懷

恩被害乃是月庚辰龍舟成之日也蓋用十國紀年

今不取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懷恩番禺人爲內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

玠襲位遷內常侍晟襲位授官闈諸衛押番乾和六

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以功加濮陽縣

公大寶中爲桂州團練使考異蘭修按九國志載區

彥希殺懷恩事與長編同宋史潘崇微傳亦云懷恩

爲部下所殺十國春秋云懷恩召歸宿衛命崇微代

其任誤也又按蒼梧縣感報寺銅鐘款懷恩結銜稱

萬華官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內侍上柱國九國

志諸書

皆失載

十年宋太祖乾德五年四月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

於法性寺光孝寺東鐵塔記附錄鐵塔記大漢皇

造千佛寶塔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勅有司用烏金鑄

保龍躬有慶祈鳳麻無疆萬方威使於清平八表永

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

設齋慶讚記考異南海百詠云法性寺劉氏時爲乾

亨寺後復舊名今爲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

宅虞翻之園圃也蘭修按卽今西城光孝寺塔記闕

卯輪躬三字茲據足本載之題寺有菩提樹一株高

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所手

植蓋四百餘年矣是夏爲大風所拔薛史劉鋹傳

海百詠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末那支摩三藏所

手植天台志菩提樹智藥三藏移植於廣州光孝寺

者其樹不花不實經冬不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絹秋

廣人每用此爲燈爲花爲蟬蟲之翼均與薛史異

漢主寢室屢爲雷震薛史劉鋹傳

十一年

宋太祖開寶元年
北漢廣運元年

三月西北面招討使

考異
宋史

潘崇徹傳作

西北面都統潘崇徹以飛語見疑漢主遣內侍監郭

崇岳往覘其軍

考異宋史潘崇徹傳云遣
薛崇譽使其軍以覘之

戒之曰崇

徹果有異志卽就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徹嚴兵衛以
見之崇岳不敢發還白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

餘輩

考異九國志宋史並云伶人百餘十
國春秋云伶人八百餘恐無此事

並衣錦繡

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漢主怒

會崇徹單騎來歸漢主釋不問但奪其兵權而已

長編

考異蘭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與長編悉
合宋史潘崇徹傳云銀怒召歸奪其兵柄

初宋師

陷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

宋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

箭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笑因問
本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太祖驚駭

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

長編東都事畧南漢世家同

劉鋹傳宋史考異蘭修按

宋史作乾德中事長編追敘於此

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

爲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太祖猶
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南唐主諭意令漢主先歸湖南

舊地九月南唐主遣使致書漢主不從

長編

高州大風

雨壞廨宇及舍五百區十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屋

民舍殆盡

宋史五行志

漢主及二子各範銅爲象少不肖

似卽殺治工凡再三乃成置天慶觀中

南海百詠輿地紀勝同

附錄嘉靖廣東通志

天慶觀今元妙觀也人以鋹僭偽時用物精多不敢曠犯其象嘉靖初提學魏校銷

毀爲鏡 命鑿增江水口欲通舟道入羅浮山不果方

紀要 考異東坡集云本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

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命於增江

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

年乃始歸命知劉氏爲竇官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

之樂警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窘矣蘭修按羅浮非

可守之地直爲遊玩計耳蘇氏所論誤也羅浮書羅

陽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南漢劉鋹於增江水口穿

渠達羅浮惜其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

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十二年宋太祖開寶二年六月癸未宋以右補闕王明爲荆

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長編有兵過蒙州黎明遇

獵師驅黃犬逐鹿過前兵以鎗刺鹿視之一巨石也

已而人犬皆化爲石輿地紀勝

十三年宋太祖開寶三年八月南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

書數千言勸漢主歸款於宋遣給事中龔慎儀來使

長編考異吳處厚青箱雜記作尙書禮部侍郎其與南唐書不合東都事畧作龔正儀避孝宗諱也

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
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
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
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
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
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
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
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伸鄙懷又
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

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
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
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
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
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
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
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
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
大眾仍以上秋爲期令敵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奔
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
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

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
 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
 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
 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
 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
 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
 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不顧
 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
 將決一旦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
 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
 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今古之常事

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眾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眾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大朝帥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

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知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眾無若我何此

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掉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或大朝用吳越之眾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

進退者步步生心願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
與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
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
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
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
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
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
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
恃眾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
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眾于今賴之自足下
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

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
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
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
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
必扼腕盱衡履腸蹠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
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
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
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
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
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

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
 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
 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
 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
 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
 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
 貴國情分逾親歡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
 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
 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敝邑
 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
 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

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

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

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宋史南漢世家附錄東都事畧陸

游南唐書所載書辭詳畧不同今並錄之東都事畧陸

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

南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

此事宣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而事我則何苦

而伐之若與興戎而爭我則必以禮而事我則何苦

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

貪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

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

有亡之機以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

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此奮不顧命此

足下與大朝非有父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奮不顧命此

之際也既大朝進退不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命也又異乘機進取

稷者當若是乎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
 方且遐天下之兵鋒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
 亦善矣足下之忿亦無利焉何棄德修怨自生仇敵
 廟社稷可也若一禍機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奉
 利於身可也若一禍機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奉
 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奉
 大朝論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
 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
 不得事足下也陸游南唐書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
 雖疆畿阻澗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
 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敝
 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
 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
 得己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
 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
 廟之警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有進不捨
 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
 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
 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社稷者固如是乎
 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
 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不可爭而况今
 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

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
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
絕其饑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
成功而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
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
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饑道
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
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為敵國忠義效死
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
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太祖皇帝
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論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
臣潘佑視草文甚麗累數千言今藏之太祖實錄
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
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侍至廣州常得其
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
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
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考異蘭修
按東都事畧長編並云兩致銀書據宋史書詞云復
遣人使罄仲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
寄翰墨重布腹心云云乃第二書也南唐書東都事
畧所載皆第二書節本其第一書今無可徵矣又按
陸游南唐書遺龔慎儀事凡兩見慎儀傳在開寶三

年與稽古錄長編合而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誤也十
國春秋凡三見南漢後主紀在大寶十三年慎儀傳
在開寶三年並合而南唐後主
紀在乾德四年與陸書同誤 漢主得書大怒遂囚

龔慎儀驛書答南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上宋

太祖太祖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考異王應麟玉

己亥自注一云己亥朔蘭修按錢大昕以潭州防禦
四史朔閏考九月爲己亥朔後說是也

使潘美爲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考異宋會要玉

行營兵馬都總管宋史王繼勳傳亦作賀州道而本
紀作貴州道蓋傳寫之誤辭應旂續通鑑廣州人物

傳並作桂州道又朗州團縛使尹崇珂副之考異宋

緣貴州而誤也 海並作武 道州刺史王繼勳爲行營馬步軍都監考異宋

陵團練使 原作行營馬軍都監 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異考

據宋史王繼勳傳補 新錄本紀會要 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

原注舊錄載命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

新錄本紀會要 考異蘭修按永樂大典九百三十

引宋會要作九月八日李仁甫所據殆別一本也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

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城壁壕隍俱飾

爲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宋師次於白

霞考選宋史南漢世家八月師至白霞誤也賀州刺史陳守忠考選九國志作守志

遣使告急內外震恐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

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大加賞

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宋師陷馮乘

前鋒至芳林考選寰宇記馮乘縣在賀州北一百二十里方輿紀要芳林鎮在賀縣東北

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宋師遂圍賀州原注

九國志五代史及劉鋹傳皆言王師次白霞鋹卽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

計今考之此時所遣但澄樞耳崇岳爲招討乃李承渥敗後而幸延渥勸鋹納款托猶居中沮其議則王

師次白霞時托與崇岳決未出也

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

兵拒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疾

考異

蘭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亦云辭以目疾十國春秋云諸大臣請起崇徹帝不從誤也漢主怒

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畧耶遂使彥柔將兵援

賀州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

鄉岸彥柔夜泊南鄉

考異方輿紀要南鄉鎮在賀縣南百餘里卽今信都鄉有巡司

戍守於此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

卒起眾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

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

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爲所乘我師老矣諸

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

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

懼遂開門降

原注十月十二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京故本紀及實錄並書於十月據劉錕

傳王師九月圍賀州

尋克之十月乃攻昭州又十國

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己未也

考異蘭修

按稽古錄東都事畧長編宋史太祖紀潘美傳並云

先克富州非是其證有三據元和郡縣志富州東北

至賀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昭州一百六十里不與

湖南接壤宋師不能越昭賀而取富州明矣其證一

也賀州西北一百八十里為馮乘縣又北一百三十

里為萌渚嶠即五嶺之一與道州江華縣接界北兵

踰嶺即躋賀州故以賀州道行營命官發十州兵起

賀州城下其證二也九月朔日出師十五日癸丑圍

賀州必無半月前已克富州之事二十一日己未克

賀州十月十二日庚辰奏到賀州距京師三千一百

六十里亦必無遲至二十二日始行奏到之事其證

三也愚謂本紀九月二十九日丁卯為賀州捷奏十

月十二日庚辰為富州捷奏紀載失檢前宋師督戰

後互錯致時與地俱不可通耳今訂正

艦聲言順流趨廣州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

徹爲內太師

考異蘭修按九國志作內大司傳寫之誤也

馬步軍都統領

眾三萬

考異宋史云將兵五萬

屯賀江會宋師徑趨富州崇徹

但擁眾自保而已

考異原作徑趨昭州今改蘭修按宋師既克賀州聲言順流趨廣州

謂由賀江下封州以達廣州及漢兵屯賀江而宋師

已由富州趨昭州矣聲東擊西亦兵法也然則何以

不趨廣州曰昭桂據其角連韶扼其背孤軍深入三

面受敵非計也及昭桂連賀已克并力攻韶州以取

雄州由滇江乘流而十月宋師陷富州考異蘭修按

下如探囊中物矣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

是月之初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

今移入進亦奔還遂陷昭州桂州原注十一月月初四日壬寅

在此月未但未得其日耳昭州考異蘭修按宋史本紀

皆據奏到之日世家十月昭桂連三州誤也玉海十一

月而潘美傳云十月下昭桂連三州遂下韶州尤誤十一月

宋師破開建寨殺數千人

考異宋史殺寨卒數百

擒寨將斬

暉

原注本紀於十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未又書

潘美破廣南軍二千於封州開建縣擄斬暉據九

國志十國紀年及劉鋹傳則先破開建斬暉然後

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考異蘭修按長編注所

引國史本紀是也今宋史本紀失載開建在賀州東

南昭州在賀州西境絕不相屬宋史世家云十月次

昭州破開建寨長編亦書於趨昭州之後並誤蓋旣

克昭桂回師東向仍由賀州進取連州其破開建必

在此時故國史書於昭桂旣克進攻連州編招討使

之後連州未陷之前也今移入

盧收據異原作盧枝

珙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收屯百餘里聞收堅壘以

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收眾皆廷珙故部曲願

輸忠久矣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麾之果謹譟而降

收燒壘遁去

廣州人物傳李廷珙連州人其祖佐唐有功父處顏善屬

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南向累功爲武安軍節度幕府

紀五

三

嶷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
矣以黜閹初調番禹簿尋仕南漢為士軍都知兵馬
使時劉鋹為不道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延洪知其必
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詔授郴州沿邊
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春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明年獻平南漢策開寶
三年詔潘美為桂州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為副延洪
嚮導伐之南漢平詔為廣西總管招討使五管餘逆
望風歸附詔延洪入覲勞賜有加改漢主聞之謂左
其所居鄉為奉化官至刑部尚書

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

南也

原注

此半月以後但不得其實日耳

考異蘭修按

宋史太祖紀十二月壬申下連州是月己巳朔當云
初四日奏到注誤也東都事畧十二月庚午克連州
乃初二日稽古錄王海並云十二月辛亥拔連州是
月不得有辛亥或辛未之譌也又歐史云十月平部
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鑲喜曰韶桂連賀初南
本屬湖南云云按韶皆當作昭蓋傳寫之誤
漢取桂連二州皆徙其民毋得居城內考異事在十

二月戊子宋太祖令長吏招撫立里開給廬舍以處

之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考異宋史

凡三見太祖紀云萬餘人南漢世家云兵數萬潘美傳云眾十餘萬陳於蓮華峯下考異

宋史世家作蓮葉山蘭修按華俗書作華轉寫作葉耳輿地紀勝云蓮花山在韶州東五里形似蓮花故名

初南漢教象為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

必置陳前以壯軍威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

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原注世家言承渥僅

免李托傳言承渥戰死未知孰是而國史亦云承渥僅免今從之遂陷韶州附錄宋史潘美

傳韶州廣擒刺史辛延渥考異宋史南漢世家作刺

之北門也及諫議大夫鄒文遠原注十二月二十四日辛卯韶

也據十國紀年十二月七日乙亥王師趨韶州考

異蘭修按四史朔閏考十二月己巳朔辛卯為二十

三日注誤也東都事畧十二月戊子克韶延渥間道

遣使勸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容使李托深阻其議國

中震恐漢主始命塹東濠爲拒守計顧諸將無可使

者官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

使附錄九國志郭崇岳傳崇岳番禺人官媪梁鸞真

養子也幼爲闍人以慧黠聞乾和中爲內侍監襲位遷內侍與大將植廷曉統眾六萬屯馬逕列柵

以拒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長編考異九朝編年

十五萬阻山截宋史潘美傳並云谷堅壁以待

十四年宋太祖開寶四年正月宋師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

徹降原注崇徹傳云王師過馬徑乃降今從國史劉

到據十國紀年克二州乃去年十二月今附正月初考異蘭修按九域志雄州在鄆州東北二百三十

五里英州在韶州西南二百二十里蓋先取雄州乘流而下復取英州也宋史太祖紀玉海並云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正據奏到之日王宗沐宋元通鑑載於二月誤也附錄宋史潘崇徹傳崇徹至京太祖待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宋師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使者速度諸險

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

原注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露布所言卽郭崇岳

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言柵口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一程又言八十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考異蘭修按瀧頭在英州南十里與湏水合由此下瀧陽中宿臨漢諸峽以至柵口約五百餘里又按長編宋史並作馬逕九國志作馬遙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人謂水一折爲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又載天威遙碑云陸有川遙頑石梗斷據此則馬遙爲方言諸書凡屯雙女山考異吳興祚廣東輿圖雙女山直瞰改也屯雙女山在南海縣西十五里俗呼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多韶

英敗卒鬪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而去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灌考異宋史世家作右僕射太祖紀潘美傳並作左僕射又歐史東都事畧宋會要宋史南漢世家潘美傳並作蕭灌是也太祖紀作蕭灌十國春秋作蕭灌皆傳寫之誤

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降潘美即令

部送赴闕

附錄宋史潘美傳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

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

美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灌等赴闕灌等不反漢主

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

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拒宋師

源注此據露布追書五代史九

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
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爲郭崇岳所遏按崇岳本
無鬪志豈敢更遇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
崇岳保興領眾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止從
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
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
考異蕭修按露布云劉鋹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
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仰承
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劉鋹又
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延兼於諸處
收到新出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
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云云
據此則遣使在未至柵口之前淹延在既至柵口之
後復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也長編與露布合今從
之宋史劉鋹潘美兩傳互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
歐史東都事畧亦與露布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
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傷
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
領前鋒據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宋師

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

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植

漢之亡以戰而死獨於廷曉有取焉夫當宋受命大
小諸國以次削平其間竭忠仗節之臣不可多見而
廷曉獨能不避國亡與亡雖

事非其主君子不沒其節焉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

王明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

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

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坌起南漢軍

大敗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發屋折木眾乃驚
懼明與潘美等謀命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

道先搗賊壘大軍募食陳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
其柵賊驚果犯大軍因逆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

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

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
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官

殿一夕皆盡

原注

奠澄樞等傳皆云師至白田澄樞

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

辛未宋師至白田漢主素

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城

考異

蘭修按長編二月丁卯朔辛未爲初

五日薛史云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擒劉鋹是也又

南海百詠引劉氏興亡錄二月辛未爲劉少主迎大

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

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云云與二書

合劉氏興亡錄爲胡賓王撰事

由月擊當得其實也今從之

七人與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

之有闕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

詔伐罪正爲此等命悉斬之

考異宋史世家云美以

露布告捷

附錄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十二引宋

會要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嶺南道行

營都總管潘美副總管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

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

王以之耀武國家仰稽元象大啓鴻基將復三代之
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
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主劉錕性惟
以倫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以誅戮爲政事置火
忍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
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到淮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
刀鋒之未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屠窮彼殘害一
境告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眾心向明如望皎
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
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
收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錕遠懼傾危尋差
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
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
正月二十七日己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錕又
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延兼於諸處
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
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
臣等憤其翻覆惡此狂迷尋結陳以交鋒復揮戈而
誓眾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寇
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第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
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錕知城墮之必陷
將府庫以自焚裂帛連天更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

甘從涿野之誅劉錡則尋便活擒廣州則當時平定
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作除苛虐咸遂生全
無不感帝力以需襟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
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
殊方旣久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
降祐其劉錡并偽命判六軍十二衛劉保興太師潘
崇徽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
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
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錡旅拒生擒合同
倖獻露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
謹奉露布以聞考異長編原注云露布當是行營所
作而扈蒙傳乃云擒劉錡蒙草露布稱旨召對滋福
殿賜金紫則似追爲之矣蘭修按宋文鑑玉海並載
露布與會要互異二十餘字又闕其劉錡并僞命以
下九十一已丑至京師考異宋史太祖紀己丑克廣州
八字日也與長編合今從之宋會要云二月
十六日東都事畧作丁亥乃二十一日庚寅宋羣臣
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
百六十三

百六十三

原注

新舊錄

與本紀州縣戶數不同今從

歐史云四十七州誤

本紀

考異

蘭修按歐史

云四十七州誤

也又按今宋史本紀云縣二百十四地理志云縣二百一十四世家作二百四十則本紀地理志傳寫倒編同世家止云戶十七萬長辛卯宋赦廣南管内州

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歛咸蠲除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官人俊士奇才所在詢訪修辭挺節恥仕僞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正

壠悉加營護

原注不見於史當考

平廣南用周渭策然畧附錄宋史周渭傳周

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爲詩劉鋹據五嶺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爲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爲辭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累遷知棣州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

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銀時說算之繁者重
定田賦興學校在嶺南凡六年後官至益州轉運使
坐從子違詔市馬黥爲彭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
真宗問其貧不克葬節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
閔其貧不克葬節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
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
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
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織確春以給朝夕二子
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
節婦傳紀其事考異長編渭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
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荃荃曰君旣有
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去時
人嘉歎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子皆賜以官
同馬光凍水紀聞與長編畧同輿地紀勝引皇朝類
苑朱昂撰莫節婦傳云渭還時夫與地紀勝引皇朝類
老如初薙修按節婦傳云渭還時夫與地紀勝引皇朝類
之是也惟云夫婦俱已皓首未免失辭耳又按長編
云初南漢取昭州僞政暴酷民不聊生周率鄉人
避地零陵自注云周廣順元年考渭卒於咸平二年
己亥年七十七由此推之當生於梁龍德三年癸未
至周廣順元年辛亥避地卽漢乾和九年五十九
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爲廣南轉運副使年五十九

距避地時實二十六年宋史云劉錡時避地諛也凍
水記閩又云消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南廣南所
虜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為平廣南得一
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轉運與諸書不合殆傳聞

之三月宋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

聞當悉除去附錄長編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

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荆湖例酒麴仍勿禁七月丙申

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石外別輸二升

為鼠雀耗先是劉錡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

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八月詔廣

南道偽漢諸官庫務所有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

給復二年十月知邕州范旻奏劉錡時白配民物十

數事辛巳悉命除之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錡日煩苛

賦斂並除之平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兼井之家假

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五
年三月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
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
民不得以采珠為業六年六月禁嶺南諸州民捕象
籍其器仗送官廣南諸州民輸稅未劉錡時每石白

配百六十錢七月四月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

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使部送後主及

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後主至公安

考異宋史云

郎

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後主後因問師進何

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

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

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後主嘆曰我在位十四年

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

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呂

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於龔澄樞

李托辭崇譽太祖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

首不對考異宋史李托傳云及就擒至許田諫議大

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

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

引伏五月乙未朔考異玉海作己未傳寫之誤有司以帛係後主

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

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七僭

偽號考異蘭修按原作十六今改正說見大寶元年注澄樞等皆先朝舊人

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

國土對訖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

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附錄宋史龔澄樞傳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安

交遊幼事龔為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龔位權知

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張嗣位加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
樞與李托辭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李托傳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龔爲內府局令龔龔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龔押番兼秀華宮使龔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辭崇譽傳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算晟署爲內門使兼大倉使龔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檢點司事

釋後主罪及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

鞍馬

附錄宋會要五月一日帝御明德門樓所司陳列仗衛及馬步諸軍分於天街左右又設文武

親蕃落諸州進奉使並陪位又設獻俘位於東西階之南北向又設獻俘將校位於獻俘位之前以北爲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以帛係劉鋹等及其僞官皆乘馬持露布前引原注露布墨書帛上將校押入自景風門次薰風門原注並由東偏門入皆於御路下行至大廟西南門下馬入至南神門外北向西上立監押將校次南立俟行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又押

至太社如上儀又押至明德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
俟皇帝將坐引至位其日文武常參官並常服獻俘
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元珪版奏請申嚴百官就
位定獻俘至攝侍中孟元珪版奏請申嚴百官就
扇皇帝常服卽御座南向扇門羣臣合班再拜舞蹈
三稱萬歲起居訖分東西班序立通事舍人引銮就
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拜舞起居訖次引露布案詣
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宣制之儀宣訖通事舍
人跪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尙書次攝刑部尙書
盧多遜進當樓前跪奏請以所獻俘付所司帝召銮
於樓前詰銮翻覆之罪銮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龔
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却是
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次召偽官內
太師潘崇徽詰訖立於東廂次召偽官王清宮使左
龍虎軍觀軍容使龔澄樞列聖官使六軍觀軍容使
李托內門使侍中薛崇譽三人立於樓前西廂東向
攝大理卿高繼申承制押澄樞等斬於西市乃詔釋
銮縛命盧多遜宣制曰汝殘害遠民恣行弊政及王
師之問罪傾臣節以來降旣露奸欺自招覆滅獻俘
請命固合誅夷就擒無赦罪之文釋縛示伸恩之典
寬爾以必死賜爾以重生宥其刑書屈我國法所得
罪特赦銮拜舞稱謝次命閣門使宣制釋僞官劉保

興等罪自銀而下各賜襲衣冠帶靴笏器幣鞍馬咸服其服列謝於樓前中書門下文武官進前跪賀侍中奏禮畢初議獻俘之禮羣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放仗如儀

吏部尙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

該博遂用之附錄玉壺清話張昭以戶部尙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昭與竇儀

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是日大宴大明殿附錄宋史太祖紀大

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

度使同知廣州如故以右補闕王明爲秘書少監領

昭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

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眾仰

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

巳二

預軍畫太祖嘉其功故擢用焉辛丑太祖宴後主於

崇政殿六月壬午長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

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

將軍之下宋史南食邑二千戶宋會俸外別給錢五

萬米麥五十斛長編考異詔錢月給增錢五萬米

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考異長編左僕射蕭

淮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餘並

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附錄長編六月命學士院試

上佐令錄簿尉十一月戊戌罷嶺南諸州司倉司戶

參軍縣丞捕賦等官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

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

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偽官因其俗治之

五年閏二月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璪等四人初高祖

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

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高祖問曰享年

幾何傑曰二卦皆土爲應土之數五上下各五將五

百五十乎

考異蘭修按原作五百五十五乎據周克明傳改

及後主之敗果

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耳

宋史南漢世家附

錄宋史周克明傳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祖傑開成

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僖宗幸蜀上

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精於

麻算嘗以大衍麻有差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時

天下方亂傑以文占之惟嶺南可避乃遣弟鼎求爲

封川錄事參軍天復中棄官攜家適嶺表劉隱素聞

其名每令占候災變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

麻事僭偽謝病不出龔龔位強起之知司天監事因

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

土數五成於十二五相比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

甚厚龔以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年

五年蓋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

九十餘傑生茂元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

監丞卒考異蘭修按周克明傳比之復爲二土以二

卦皆有坤土爲說東都事畧隆平集宋史世家並作復之豐曰二卦皆土爲應謂復之應在四爻爲丑豐

之應在二爻亦爲丑是

二應皆土也今從後說又高祖開國營構宮室得石

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

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

牛者高祖建國歲在丑也兔絲者中宗襲位歲在卯

也吞骨者滅族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宋

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乾和中童謠曰羊

頭二四白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神是歲辛未二月

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亦宋姓也

青箱雜記

考異

南漢世家並解云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也蘭修按

諸書皆作二月五日平南漢惟玉海云二月庚午卽

初四與童謠合

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

謂宋以火德王房爲宋分防與房桶與統同音文獻通考

考異宋史五行志云桶與宋同音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眾星皆北

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宋之兆也宋史南漢世家

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眾星皆北流知星者言劉氏當舉國以歸中原明年廣南平

太祖紀九月己亥朔則是月無庚午據南漢世家九月八日推之當爲丙午之譌也十國春秋作大寶十

一年事誤附錄青箱雜記大寶未有稻田自海中浮來止魚藻門外民聚觀之有番禺布衣林楚材見而

嘆曰水魚湫湫今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者洎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蘭修按水魚一作水急

嶺南旣平遷范旻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宋史范旻傳是

年十月南漢知州宦官鄧存忠考異長編但云知州宦官宋史范旻傳云

知廣州尹崇珂傳云容州都指揮使未知孰是劫土人二萬眾攻圍州城七

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眾遂少

却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

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長賜璽書獎之宋史范旻傳

時存忠與南漢開府樂範韶州帥周思瓊春恩道都

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尹崇珂討之數

月盡平其黨宋史尹崇珂傳八年十二月己未遷後主左監

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九年十一月進封衛國公

長編考異宋史世家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蘭

修按是時太宗雖卽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

仍稱開寶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己丑卒宋史太宗紀年三

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宋史南歸

葬於韶州九國志附錄輿地紀勝南漢劉鋹墓在

卽今白虎寺越王山也太平寰宇記王山俗名越後

王山二千石初到者致虔祠水旱祈請多有應焉

主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真珠結

鞍勒爲戲龍之狀

考異五國故事銀敗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尙四十有

六甕焉及至京銀乃自結真珠龍鳳鞍鞞以獻太祖清異錄劉銀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宋史世家與

長編

尤爲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尙方諸工官

考異

宋史作諸官官皆駭伏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

銀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以治國豈至滅亡哉

原注

銀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

考異蘭

修按宋史太祖紀五年五月庚申賜恩赦侯劉銀錢

一百五十萬卽此事後主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太祖

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詔

賜卮酒後主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

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

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
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
命取酒自飲之別酌以賜後主大慙頓首謝太平興
國四年正月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後主及淮海
王俶武定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附錄宋史南漢世
家太宗將討晉陽
召近臣宴後主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
銀預之

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
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
談諸類此長編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太
宗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咸平中爲侍禁亦貧
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

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

天禧中又錄爲閣門祇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

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

宋史南漢世家

附錄宋

九月詔廣南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敘用

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張後

漢書十三卷
中書一宮本

後主紀

南漢紀五

受業楊懋建校